**获奖选手谈写作 | “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专题（十三）**

**一等奖作文**

**口罩**

高晓敏

我已记不清自己在黑暗的世界里沉睡了多久。

自从我被生产、装盒、运送到这个小药店之后，那个长着一张长脸的老板娘便将我扔进了黑暗的药房仓库。听说这家小药店是这穷乡僻壤唯一的一家。村里人很少戴口罩，至多买个棉布口罩应付一下冬天的沙尘，我们这些一次性医用口罩在他们眼里是“奢侈品”。

平静又无趣的生活结束于不久后的一个夜晚。“你确定消息是真的？要真有传染病，那咱库里的口罩就有销路了，岂不是要大赚一笔？”尖锐又略带兴奋的声音来自老板娘。终于要出仓库了吗？我暗暗想。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暖暖地洒在玻璃柜台上，我在一阵吆喝声中醒来，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啊。“乡亲们，现在外面的传染病可严重了，一染上就没得救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戴口罩，刚好我们店里还有一箱医用口罩，防护效果可好了，先到先得啊！”老板娘细长的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正卖力地挥舞着和我同箱的一位朋友。那些村民们怀着恐慌的心情纷纷挤进来，咬咬牙，还是付了钱。我惊异于老板娘那高昂的报价，可我不会说话。一上午，同箱的朋友便被领走了三分之一。

下午来“一掷千金”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赵老头一直徘徊在店外。这是位可怜的老人，子女都进了城，只剩他和多病的老伴相依为命。老伴连续几天胸口疼，想进城去看看，谁知因为他们没戴口罩，也不会扫什么码而被拦在医院门外。赵老头掏出一大把零钱想买包口罩，老板娘明知他急用却将价钱又提高了一成，看他迟疑不决，就将他赶出了药店。“买不起就别杵在这儿，挡了我的财气！”

“娟子，我去城里看能不能再进些口罩，你看好店，口罩的价格一分都不能便宜！”老板娘风风火火地走了。小小年纪便被迫辍学的少女坐在柜台后，怯怯地点了点头。其实她看见妈妈将钱都装进了包里，是给在城里读书的弟弟送去的吧，她也想上学，可是……

“娟子，算我求你了，我赵老头今天就拉下这张老脸，给你跪下都成。我真的只有这些钱了，我家老太婆的病可拖不起啊，你行行好，卖包口罩给我吧，我的好娟子啊——”

娟子认真数了数柜台上的一大把硬币和几张纸钞，在心里算了下，不够。如果卖的话，等着她的会是妈妈狂风骤雨般的责骂。可是看着赵老头花白的头发、苍老的脸庞和哀求的眼神，她说不出拒绝的话来。算了，大不了用之前卖珠花发夹的钱先垫上，《小王子》等下次再买吧。

老人千恩万谢地走出了药店，平时怯懦的少女看着店门前的一朵牵牛花突然绽开了微笑。我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台里，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下午的阳光比上午明媚多了。

入夜，老板娘带着两箱口罩悄悄地回来了，神色不如下午出门时那么得意，看起来反而有点心神不宁。过了一会儿，她又仿佛下定了决心，突然眉开眼笑起来，咧开的嘴角甚至挤出几分狰狞。我听见新来的那两箱口罩里有个兄弟说：“唉，我那天上午刚被戴到一个小孩的脸上，他就一把将我扯下丢在泥地里，然后我被一个男人捡走了。那个男人将我扔进一个大麻袋里，里面都是被丢弃的伙伴们，我们被倒进一种奇怪的水里泡了很久，晾干后又被喷上一种药水，再被重新包装起来送到这里。”“那老板娘还……”我又惊又气，剩下的话说不出口。

心事重重地挨过了一晚，一大早，娟子一嗓子把我吼醒。“妈，你这口罩是怎么来的，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你竟敢把它们卖给村里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向来温柔的少女居然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气势，怒火将她的眼睛都灼红了，语气里满是质疑和心痛。

“娟娟，妈也不想这样，你爸死得早，我拉扯你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吗？”娟子委屈地说：“我不是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弟弟了？”老板娘的脸色突然冷下来：“如果这次能再卖几箱这样的二手货，咱就能多赚点钱，妈答应你明年就送你回去上学！”难得一见的恳求语气瞬间又变回了往日强势的命令语气。

“不要！你要真敢卖，我就在全村宣扬你干的缺德事！妈，你这是拿人命开玩笑，咱们宁愿少赚点钱成不成……”娟子的声音里已带着哭腔，但很坚决。

老板娘气得瘫坐在床上，失神地望着那些“毒口罩”，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啊！可眼前闪过往日的一幕幕：村头的王铁匠帮她打门锁时没收钱，包子铺的李婶总会时不时送来免费的包子，即便是生活穷困的孙老头有时也会送些自己种的青菜来……远亲不如近邻，村里人帮衬她不少，自己却为了钱，昧了良心……

老板娘犹豫了半天，最后终于抹了一把眼泪，将那两箱货送走销毁。我也长舒了一口气。

和煦的风拂过娟子的发梢，她捧着一本书，边看边守着柜台。我静静地躺在她旁边，身前的标价牌已恢复了正常标价。

“喵——”一声慵懒的猫叫，让小镇沉浸在一片祥和中。我真愿意就这样在这里躺一辈子，愿人间没有病毒，只有涓涓流淌的爱。我打了个哈欠，倦倦地睡去。

**点评**

作者以一只“口罩”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口罩”既是旁观者，又是自述者。旁观者的视角保证了小说对人与事观察的客观性；自述者的口吻则切近了事件与人物，融入了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小说设置了多重矛盾：赵老头和老板娘的矛盾主要围绕口罩的价格展开，娟子和母亲的矛盾主要围绕“毒口罩”展开，而娟子和弟弟的矛盾主要围绕受教育的机会展开。从口罩“提价”到“降价”，从“进货”到“销毁”，情节的不断推进，使故事中有故事，小说内容逐步丰富；同时在情节的转换中，重点突出了人类因渴望金钱而衍生的贪欲与自身存有的道德之间的搏斗，从而完成人类灵魂的自我救赎。小说既展示了普通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也多方面地揭示了疫情下不同人的生存状态与性格、情感。可谓批判中有赞美，哀叹中有呼唤。

**决赛评委 张健**

**参赛者说**

**于小处窥见微光**

高晓敏

精雕细琢的辞藻、华丽繁复的语句和略显单薄的主旨，构成了我几年前参加“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时的文章。那时候的我，总以为文章的外在形式得让人初看就觉得惊艳，也为此费尽心思，颇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大概就如周国平先生所言，“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可想而知，结果当然不尽如人意。

经过几年的阅读与沉淀，我慢慢明白，最动人心弦的诗句并不依靠生词僻典，最感人肺腑的文章也并不佶屈聱牙。最朴实的文字往往能包裹最深切的情感，蕴藏最精微的思想，因而也最能震撼人心。华丽的辞藻只是文章的“衣服”，深刻的思想才是它的灵魂。缺少“衣服”的灵魂仍可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和魅力，而没了灵魂的“衣服”却只能是一堆平庸的绣花枕头。

作为中学生，我对社会的感知是独特的、新奇的、与众不同的，我需要做的就是真诚地感受万物浮沉，尝试用文字传递独立的思考与探索的精神。因而在看到赛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口罩”——一件生活中的普通日用品，一件疫情背景下的必需品。

口罩很轻，它可以装在口袋里，戴在脸庞上。口罩又很重，它无形间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道防线，不露痕迹地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抑制人们相互交流的欲望，只留下沉闷的余音。口罩很便宜，有人按小时换新的，公共场合成批提供。口罩又很昂贵，不会用健康码和电子支付的老人在药房外不知所措地徘徊，口袋里纸币混着当啷作响的硬币；被骗购买黑心商家生产的毒口罩的年轻人在医院里号啕大哭……

口罩很小，如果不是疫情，它毫不起眼，可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再小的事物也能折射出人性的复杂。我痛心于黑心商家回收废弃口罩再售卖的卑劣手段，震惊于多家药房哄抬价钱的贪婪；同时也感动于学生给老人送口罩的善举，因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摘下口罩后布满勒痕却微笑着的面庞而“破防”……正是那些与贪欲斗争并坚持自我底线的人们，那些在大灾大难面前空前团结的人们，让我隐约看到了人世间的真实面貌——即便乌云密布，黑暗滋生，但萤烛之光仍可汇聚，堪比日月。

我站在浮世中，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窥见微光。愿我所看到的光芒，永远多于泥渍。